

我的父亲沙飞

My Father H. Szeto



典藏版

王雁·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王 雁 • 著

我的父亲沙飞

典藏版

My Father H.Szeto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父亲沙飞：典藏版 / 王雁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8
ISBN 978-7-5097-7579-0

I. ①我… II. ①王… III. ①沙飞(1912~1950) —生平事迹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7486号

我的父亲沙飞(典藏版)

著 者 / 王 雁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仇 扬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010) 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33 字 数：544千字

版 次 /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7579-0

定 价 / 9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献给我亲爱的爸爸妈妈



茂荒，1940 年春，北岳
山区人民依靠摘树叶度
过冬荒。沙飞摄



代序·烽火征程

——沙飞传奇的摄影人生

王 瑞

中国杰出摄影艺术家沙飞，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摄影天地里横空出世；其事业在 40 年代辉煌灿烂；其生命在 50 年代初戛然而止；之后，他从人们视线消失数十年之后重现——沙飞的传奇式人生和他戏剧性的命运，实在是对中国摄影史的描述和史论观念的思维定式，提供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近乎荒谬的典范。沙飞的生，沙飞的死，沙飞的死而复生，结构出中国摄影史上的一道非常景观。

1

本名司徒传的沙飞，1912 年出生于中国广州的一个商人家庭。时值现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终于被西方民主共和思想影响下的辛亥革命所推翻。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诞生。1912 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沙飞几乎与中国史无前例的新时代同时诞生。而他的出生地广州，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前沿要冲。沙飞在这个当时中国最开放、最激进、最活跃的革命基地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

中华民国建立后，西方现代观念的渐入，迅猛动摇古老顽固的封建体制根基，促使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19 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发起猛烈冲击，自由民主观念逐步植入中国人心中。1921 年，孙中山在广州当选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1924 年，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同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创建革命军，预备开展歼灭封建王朝余孽的北伐战争。

广东曾经是近代中国最早对外交流的桥头堡，也是摄影术最先传入的、领一

时之先的地带。1926年7月，北伐革命军从广州分三路挥师出征，刚在无线电专门学校毕业的14岁的沙飞为时代的革命精神所振奋，毅然报名从军，参加北伐。他如愿以偿被编入第一军电台当报务员，随部队乘船抵上海；随后，进军宁波、徐州、济南、天津、北平等地。在军队中收发报技术熟练的沙飞年龄最小，北伐途中轮流值班不停地收发军事电报，紧张、劳累、艰苦的军旅生活，锻炼了少年沙飞从军的意志、体魄，开阔了他人生历练的眼界，增长了胆识。

沙飞走进社会的第一个职业是当了五年的军人。他从14岁到19岁由少年成长为青年。这样迥异于同时代文化人的个人成长经验，奠定了沙飞与烽火战场结伴一生的事业基础。沙飞投笔从戎于少年；此后，他以电报机和照相机为战斗武器，演绎了文化人从军的非凡特例。从中华民国的北伐第一军无线报务员，到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摄影宣传员，沙飞最初与最后所担当的社会角色都是职业军人。以至于人们很难将一名摄影艺术家的卓越造诣与一名职业军人的尽职业绩联系在一起，这成为沙飞艺术生涯的独特之处。

自1931年起，在汕头无线电台工作的几年，是沙飞人生中唯具浪漫情调的时期。恋爱中和蜜月中的沙飞，展现了沙飞人生中少有的温情色彩，这也是促使他从报务员转向摄影师的契机。沙飞的摄影创作生涯因小家庭的建立而拉开了帷幕。沙飞在业余时间迷上了摄影，加入了上海的摄影团体——黑白影社，并以早期作品参加展览。出于对摄影的热爱，这个不安分的南方青年，在1936年放弃无线电台的工作，离开了家人，孤身跑到中国最西化的城市上海，开始个人的摄影生涯。

沙飞在上海的时候，正是中国左翼文化活跃期。他成为左翼文艺青年，见到了中国的文化伟人鲁迅。他拍摄到了鲁迅生命最后时刻的照片，在左翼文化的摄影领域创造了耀眼的成绩。

2

沙飞是个身手矫捷的影像摄猎人。他游走于大时代风云变幻的都市与战地。沙飞用影像记录社会重大事件，将历史瞬间凝结。沙飞在自己摄猎到的纷繁世界里凝结传世影像，结构出个人生命意义的永恒。

新闻记者和纪实摄影人的幸运，是在重要的社会事件发生时，能够身临现场并参与其中。作为摄影家的沙飞是幸运者，他不但不失时机地投身抗日洪流，而且以舍我其谁的猎影自信，用影像记录历史；同时，也以影像音符的交响奏鸣形式完成人生的自我升华。

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重要事件，都会留下一帧具代表性的图像为其象征符号。这样的史迹图像，必要经过时间的筛选而存留于人们的记忆中。例如，日本侵略中国的代表图像是1937年王晓亭拍摄的《日机轰炸下上海南站的儿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代表图像是1937年沙飞拍摄的《八路军奋起抗战——战斗在古长城上》。还有沙飞1936年拍摄的《鲁迅先生和青年木刻家在一起》，也已经成为该时代重要文化事件的代表图像。

沙飞在大时代的社会舞台上，获得了恣意施展个人摄影天分的机会。战争环境的诡谲变幻，为沙飞成熟个人的艺术风格，提供了丰沛的环境，而沙飞的理想追求，正适合解放区的社会所需，这是个人与时代互相依存的关系。离开熟悉的城市环境转战条件艰苦的山区农村，沙飞仍然因地制宜地进行着个人的艺术实践，他拍摄的战争题材的作品，并没有抑制其以往显示出的个性化艺术特色。而且在大场景的艺术处理方面，他更加自觉地把相对枯燥、单调的战地摄影，凝练出艺术化的审美表现。沙飞此时也是利用自己的艺术造诣，来实现其社会理想，圆满地将个人的摄影艺术造诣发挥到了高峰，从而奠定了在中国摄影史上的耀眼地位。

沙飞的肉体生命完结于中国共产党从战争夺取政权到掌权建设的转向时节，肉体生命的完结自然也就终结了作为摄影家的沙飞的艺术生命。沙飞的艺术才华恰巧在发挥至巅峰时节，突然而意外地结束了。

3

沙飞的影像天赋上乘，而勇于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艺术，是他之所以能够出类拔萃的风格特质。沙飞的革命事业表现是以实践摄影艺术为内容的。用生命博取摄影的艺术价值，乃是沙飞的人生本色。

左翼文艺思想促成了沙飞的摄影成就。在他那个时代，关心民族命运和社会生活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不同程度地都有左倾思想，并且与革命活动发生关联。左翼文艺青年的沙飞，自我选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队伍。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摄影，皆为西方文化的产物，沙飞早年在思想和文化上表现出的激进态度，在人生抉择关头，具有该历史时代的必然性。

沙飞的社会革命化的摄影实践，成为左翼文艺青年投身革命队伍施展才能的范例。无疑，沙飞属于中国摄影史上的显赫人物。他之所以被冠以“革命摄影家”的头衔，也表明他是一个极端的例子。革命战争的摄影实践，催化沙飞的摄影趋于成熟。其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中，由沙飞主持创办了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画报》；这，史无前例地创造出一整套的“解放区摄影”事物，进而演化为一派特定的摄影模式。就此意义而言，沙飞以其关键性的个人作为，主导了“解放区摄影”的产生、发展，直至成熟。这不但印证出左翼文艺青年的志向和抱负，得以在时代的社会活动中实际兑现，而且此摄影实践成果，也是沙飞艺术生涯的完成时。

正是摄影成就了沙飞。沙飞的摄影生涯可谓极其顺遂，几乎是一上手就收获累累，不能不叫人刮目相看。沙飞影像的画面结构，属于那种从美术途径切入——摄影者所通常操持的美学样式。他早期照片运用光影塑造的形象，极具受鲁迅指导的中国左翼木刻版画的现代美感和黑白效果，表现出刚劲干练的个性化风格。尽管沙飞后期出于为政治服务目的的照片，凸显出革命化的意识形态表征，倾向于“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效果。但是总览沙飞现存的所有影像，他对光影处理的讲究和对画面构图的经营，无一以贯之地带有时代标志下的个人风格印记。

沙飞作为一名中国摄影发展的阶段性表率人物，他的影像遗产必然对后世的摄影发展深具启迪意义。即如，新闻摄影、报道摄影和纪实摄影在何种情况下，同时还将成为不朽的摄影艺术作品？对此，沙飞的摄影作品给出有力的证明。在影像的新闻时效性消失之后，在影像的纪实作用随时代变迁而淡化之后，在影像拍摄当时所附带的社会性渐次被时间和历史淘沥剥离之后，沙飞的那些摄影代表作，仍然以其纯影像的特质，焕发着永恒的艺术光彩。

沙飞的摄影作品证明，新闻摄影、报道摄影和纪实摄影等纪录性质的摄影，

可以同时具有摄影艺术作品的品质，但是并非新闻摄影、报道摄影和纪实摄影就是摄影艺术。对于自己作品的摄影艺术价值，沙飞也许没有充分意识到，或许他只凭着下意识的个性感悟进行拍摄，甚或在言论中以革命气概的粗犷与豪迈，故意贬抑艺术事物的超然与永恒。然而，沙飞摄影实践的终极价值，其实还得取决于其作品的艺术性。若干世纪之后，20 世纪中国发生过的惊天动地的社会大事件，必然会被时间推向历史的深处，新闻摄影、报道摄影和纪实摄影的影像只不过是翻查历史的索引。而作为艺术杰作的经典摄影影像，必然历久弥新地流传于人类文明的意象中，焕发出永远也不过时的艺术生命力——沙飞的摄影作品，有可能因而获得这份超越时空的永恒荣誉。

王瑞：旅美摄影评论家。原文翻译成韩文，发表在韩国摄影小黑书《沙飞》（2011）。中文版载国家博物馆“百年沙飞——纪念沙飞诞辰百年摄影作品捐赠图录”（2012）。

评论沙飞摘选（2005~2014）

史称沙飞是中国革命摄影的先驱，也有人说他是红色摄影记者第一人，但由于其悲剧性人生的结局，共和国前三十年回避了这个名字。国家开放了，许多观念改变了，这个名字又光明正大地署在照片下面，研究和关注沙飞的也越来越多。

二十余年来，沙飞的战友、同事和一些研究者，尤其是他的家属，竭尽全力搜集了大量资料，写了许多文章介绍沙飞，使公众见到了很多沙飞当年拍摄的照片，在此基础上，王雁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让我们见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优点也有缺点的摄影人——沙飞。

闻丹青：《铁的颜色》（2005年）

沙飞身处的年代是一个个人自由空气十分稀薄的年代，家国与民族的巨大不幸完全压倒并窒息着一切，个体生存的本能反应直接被转换成简单的政治抉择，而这对生逢其时的绝大多数艺术家来说，意味着的是束手无策，是创作机会与环境的断然被剥夺，所幸的是沙飞却成了此中异数。在所谓的时代洪流无情涤荡一切美学元素的同时，他那近乎偏执和献祭般的精神气质与时代发生了强烈共鸣，奇迹般地为他——也令他为那个时代——留下了一系列不朽的纯粹图像（尽管其中诸多作品被覆盖以种种政治与时事符号）。但这种共鸣的能量竟是如此巨大，以致沙飞最后也在应接不暇、轰鸣不息的巨响里出现了致命错乱，终于以一种迥异于他人的方式，与不少同时代的艺术生命殊途同归于残酷的静寂之中。

吴少秋：《沙飞摄影选集》出版前言（2005年）

司徒家族史部分让人大开眼界，对人们认识沙飞的选择和最后的命运结局多有帮助。

刘苏里：《个人史到底有多大张力？》（2005年）

一个知识分子卷入战争里，倘若带着思考与诘问，心绪则大不相同了。沙飞过于敏感，对一草一木、一人一事，凡有特色的均不放过。沙飞镜头下的世界充满了焦虑，他的作品大多是不和谐的悸动，刀光剑影之下的世界，一面是凶暴，一面是挣扎，即便是平静的地方，也仿佛随时迸出声音。那些场景是一个受辱者的选择，时代的紧张、死灭、惊恐都弥散开来。沙飞关于抗战的种种照片，都可视为无言的诗。那里隐含着诸多情感，许多感慨是超越逻辑的。一个不安的灵魂穿越于山水之间，点画出民族的烽火图。我每每看到类似的作品就想，那些象牙塔里的巨著固然高贵，可在民族危难的岁月，血海里的诗与我们的心的心却贴得更近一些。

沙飞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光影，但也死于那场战争的阴影里。我觉得他的死比那些留下的照片更为惊心动魄，因为复仇而杀死解放军里的日本医生，无论今人怎样解释，那里的悲剧结局是含着历史的无奈的。

孙郁：《寻觅战火里的父亲》（2005年）

中国现代摄影史的一道难题是：我们如何讲述沙飞的故事。

正是因为王雁大量引用的口述历史材料，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其意义远远超出沙飞个人悲剧之上的历史图景，它的丰富性足以让我们浮想联翩，整体性地反思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沙飞绝对是革命阵营里的一个另类。这一点也许被一个认真的、以献身的激情在工作的革命斗士的形象所掩盖了。

沙飞具有一种精神性极强、殉道式的狂热品质。通过他女儿的描述，我们可以感到两个沙飞：一个是作为爱国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的沙飞；一个是作为革命者的沙飞。

沙飞的同情心和悲天悯人的情怀都寄托在一个革命的目标上。沙飞的全部的思想在一个民族危亡、抗日图存的年代，是很容易和革命的目标相互

重合并取得高度一致的。沙飞的牺牲精神、工作激情甚至超过了那些纯粹的“布尔什维克”。在抗战的日子里，沙飞的热情、勇气 and 这个时期革命的要求是高度吻合的；一旦革命的目标有所调整，革命所面临的问题发生变化，沙飞和革命之间的矛盾也就公开化了。

沙飞有革命所不能容忍的一面：天才式的、才子气的、个人意气的、唯美倾向的一面。即使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他都要求他的画报质量应该是最高的，效果达到可能情况下的最好。他会不顾一切地坚持个人意见，他不在乎对方的身份、地位；他不在意上下级的尊卑；他永远是我行我素；他永远是坦诚相见，想说就说，想骂就骂。这一切都是犯忌的。他无法成为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他只适合做一粒自由飞翔在祖国天空上的沙子。沙飞悲剧就在于他是沙飞。

如果不是爱才、惜才的聂荣臻、朱良才、潘自力等人，我们很难想象沙飞能在晋察冀边区有多大的作为。

沙飞的悲剧，是关于理想、激情和英雄主义的悲剧。他留给了我们一个可以继续解读、不断诠释的话题。

孙振华：《诗意的癫狂——我们如何讲述沙飞的故事》（2005年）

沙飞在拍摄了大量的反映敌后军民积极抗敌、开展根据地民主建设的活动的同时，还负责筹备创办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第一本摄影画报《晋察冀画报》。对当时处于艰难物质条件下坚持抗战的边区军民来说，《晋察冀画报》可说是一种非常先进的、全新形态的宣传媒介。

从1940年受命筹备到1942年7月7日正式出刊，沙飞和他的同志们费时近两年。作为一份宣传杂志，它所担负的使命是宣传敌后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各个方面的活动，鼓舞士气。而沙飞为这本画报的成长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晋察冀画报》的创办，是中共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内的首创，随后其他根据地才有跟进之势。在物质条件极其简陋的战争年代里，要使这份杂志不间断地持续出版，可以想见沙飞及其同志们克服了多么巨大的困难。

《晋察冀画报》不仅仅是一种宣传工具，同时也成为培养、输送中国革命摄影人才的学校与人才储备库。在《晋察冀画报》工作过的许多人后来都

在中共建立政权后成为领导中国新闻摄影工作的干部。由此可见《晋察冀画报》之于中国革命摄影的重要意义。

顾铮:《沙飞和他的时代》(2007年)

在最新出版的《中国摄影百年》上,对于沙飞的注解只有一句:“沙飞,无可替代。”

“人在底片在”成为画报社上下不容违背的第一准则。当这些抗战时期的底片在解放军画报社资料室被一一凝望时,人们才终于知道,沙飞的眼中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他镜头里的世界,也不仅仅是他生活过的那个时代。

他总是踩着时间的节点,出现在适当的场合。鲁迅、白求恩、聂荣臻与日本孤儿……不在场的时候他也会突然回归并且遭遇。

张泉:《沙飞非凡岁月》(2007年)

沙飞从家族血缘传承的激进个性基因,潜移默化地在他人生的每个重要关头,下意识地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定向作用。沙飞生世履历中的许多看似一意孤行的关键性抉择,无不受这股自幼深植于他血缘深处的家族性情基因所制导。如果沙飞不是司徒家族传人,他后来必不会成为杰出摄影家的沙飞。

王瑞:《沙飞摄影生涯溯源》(2008年)

沙飞不是流行版的英雄故事,而是一个悲剧,一个在双重煎熬之中产生错乱和分裂、出现障碍和迷失的悲剧性的人物,一个另类的英雄——多面然而真实的英雄。

作为摄影家的沙飞,在记录战争和苦难的时候,却使自己成为中国式苦难的一个最具象征性的悲剧形象,一个归家无影的游魂。

不幸的是一个人的悲剧弥漫在一个时代,成为一代人无可逃离的苦难,战争影像之外的内心的苦难,以及献身而不被认同的宿命。

邓启耀:《战争、苦难与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2008年)

我觉得沙飞的个性对他的命运有决定性的影响。以沙飞的个性,沙飞是

过不了以后政治运动一道一道的“关”的。

革命是破坏一切秩序，革命战争年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沙飞成长在这个年代，他的激情和癫狂，他的敏感和偏执都和它有关。沙飞的结局是不幸的，他永远定格在38岁，在即将革命胜利的时候倒下，使他没有成为领导干部，这看起来遗憾，其实也没什么，这使得沙飞永远是一位本色的人。

高华：《沙飞：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的

一颗沙粒》（2008年）

纵观沙飞一生的摄影实践，他是一个思想大于实践或重于实践的摄影者，或者说，摄影只是他表达个人思想的一种手段、一个载体。

沙飞的悲剧，身体的、精神上的疾患是确切的但又是表象的，而源自灵魂的、思想上的困惑和痛楚，才是根本性的。

置身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智识者，处于民族危亡和历史变局的夹缝中，大多经历着这样的心灵痛苦和精神改造过程；就隶属于政治集团内部的摄影者而言，沙飞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个代表。

孙慨：《作为思想者的摄影师沙飞》（2009年）

沙飞是中国20世纪具有开创意义的摄影家，他也是广东近现代历史上值得我们永久怀念的一个文化名人，他不仅是一个艺术家，也是一个具有悲天悯人情怀的行动者。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以高度的人道主义情怀和非凡探索的摄影创作，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艺术和历史资源，沙飞用手中的照相机在短暂而又充实的生命中，不断给时代留下剪影和切面，他的作品充满对人类命运和苦难的关怀，也推动社会进步。他这种利用摄影语言关注社会和人类自身命运的精神，成为激励后人从事摄影事业的强大动力，沙飞影像研究中心秉承这种人道的精神，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学术探讨以继承发扬沙飞的精神。

胡舒立：《沙飞影像研究中心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致辞》（2010年）

中国共产党坚持八年抗战当中一个很大的亮点是晋察冀边区。因为那是

模范区，是样板，是得到国共双方以及盟军盟国高度认可的，是一个代表敌后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全面体现新民主主义气象的政治实体，所以才产生出沙飞的作品。

陈卫星：《沙飞影像研究中心第二届学术研讨会发言》（2010年）

让我们向沙飞、石少华、吴印咸、郑景康等先驱者表示深切的敬意，让我们向千千万万为民族解放献身的或名声显著或默默无闻的烈士和前辈表示深切的敬意，让我们向顾棣老人这样的革命亲历者和历史追寻者表示深切的敬意。

陈瑞林：《沙飞影像研究中心第二届学术研讨会发言》（2010年）

向顾棣先生表示敬意！因为他工作的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对历史有探究的兴趣，我想大家彼此彼此；进一步，以历史研究和撰述为职业，本身就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他能用整个生命去挖掘、整理和传承一段历史，这就非常令人感佩。向司苏实先生表示敬意！我知道他的努力融入了整个红色摄影史研究之中，他所发挥的作用可能仅仅因为谦逊而被大大地隐瞒了。向王雁女士表示敬意！我阅读了她的书，很认真地阅读了。那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家庭叙事和对自己父亲的追念，实际上有着更加宏大的叙事理由，就是对一代精英的集体再现。

金宁：《沙飞影像研究中心第二届学术研讨会发言》（2010年）

红色摄影共产党这一代幸亏有沙飞这个群体，这些人有专业记忆，有报国理想，这些人是特别可贵的。

展江：《沙飞影像研究中心第二届学术研讨会发言》（2010年）

如果把沙飞框定在红色摄影的范围之内，我觉得太局限了，沙飞有一部分是属于红色摄影，但是红色摄影完全没有能力也没有力量可以捕获一个真正艺术家的灵魂。向摄影家沙飞致敬。

张念：《沙飞影像研究中心第二届学术研讨会发言》（2010年）

沙飞的成功，主要不是他的艺术才华，而是他所处的具体环境需要他的才华。

沙飞当然是优秀的艺术家。他留下的作品，让后人惊叹，残酷战争、破碎山河竟可以拍得如此美、如此动人。

沙飞的幸运在于，他毕竟一度拥有了一个可以发挥自己才华的空间，做成了革命的摄影事业。重要原因在于，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原就是摄影爱好者，他赏识沙飞的才华，支持军区的摄影事业。所以沙飞在晋察冀生活受优待、工作得支持，而他也没有辜负领导的期待。《晋察冀画报》开创了党领导的根据地画报事业，影响直到海外，成为聂领导下的“晋察冀模范根据地”的标志性文化产品。只1940年沙飞拍摄的那张《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女孩美穗子》的照片，就给聂荣臻和党带来了巨大的宣传效果。

沙飞的成功，表明在特定时空中，艺术与革命可以相得益彰；沙飞的悲剧表明，艺术家的个性与革命的集体主义毕竟有着严重的冲突。

沙飞的摄影艺术之所以至今仍为人景仰，重要原因就是他把他的个性、感情、创意表现出来了。

单世联：《个人与集体：由沙飞故事所想到的》（2010年）

沙飞精神的核心是持续关注人类的苦难命运，并用摄影的方式予以记录。沙飞的人生是悲剧，但这首先是时代的悲剧，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因为从沙飞的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出苦难与知识分子的严峻关系，透视出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中国的精英分子的艰难与义无反顾的人生抉择。沙飞的遗产告诉我们，视觉记忆对于历史是多么重要。所以沙飞的精神遗产就必然包括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包括在新的条件下，如何为抗拒失忆，尤其是那些人为的、因着各种利益而强迫人们失忆的可怕现实。我们不会忘记沙飞，就是为了不忘真实的历史。那是我们的信念所在。

杨小彦：《沙飞精神的时代意义》（2011年）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摄影界首次公开评价沙飞，这在当时还算逾越雷池之举，1981年《中国摄影》杂志第3期发表了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蒋